

编者按

秋，是诗词里最丰盈的篇章。它是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辽阔清朗，是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绚烂热烈，是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的明媚丰盛，亦是“露从今夜白”的清浅温柔。

诗词为秋日赋形，让寻常秋色有了风骨、有了韵味、有了绵长的意境。本期《湘江副刊·湘韵》以“跟着诗词去赏秋”为题，邀多位作者提笔抒怀，踏诗寻秋，将山河秋景、生活感悟、岁月温情落笔成文。

秋天最烂漫的印象，早已定格成我的手机壁纸，那便是国画《万山红遍》。

这是李可染的作品，他的灵感来自毛主席那首著名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以朱砂皴染的山林，红得透彻，红得亮堂。上中学时，我读到伟人的这首词，才知道长沙的岳麓山，秋天竟如此壮美：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”这首词让我百读不厌，心生向往。仰慕的不只是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，还有岳麓山的红叶霜林。而图画课本里的《万山红遍》，让文字里的岳麓山具象化，成为视觉上的享受，令人过目不忘。我将图画课本收藏起来，至今还搁在我的书柜里。后来有了手机，我搜到这幅画，便毫不犹豫设为壁纸，让它长期“霸屏”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年时代的一次感动，竟会如此深刻地影响自己一生的审美取向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来长沙求学。学校就在湘江边，岳麓山与橘子洲头当然是常去也必去的地方。适逢秋天，江水清澈宽阔，静流无声。“湘江北去”，逝者如斯，总在我心头激起层层波澜。江面上时有航船驶过，在水面犁出欢腾的浪花，拖着长长的笛声飘向远方。

岳麓书院后面的爱晚亭，更像是在这等了我很久。这名字乍看有点暮气，细细一品，却有无穷妙意。杜牧的那首《山行》，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一句，早已深入人心，将这山亭取名“爱晚亭”，可谓精当贴切。与同学来此游览时留下的那些照片，至今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悸动。毕业离校，各奔东西，岳麓山也渐渐成了遥远的风景。二十年后，当我再度与大学同学来此处打卡，“爱晚亭”三个鲜红的大字，好像将整座岳麓山唤醒。沿着石级往上走，两旁的枫香树红得极有层次。秋风过时，几片叶子旋转着飘下来，落在台阶上，发出极轻的一声“啪”。忽然想起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二月花是热闹的，而霜叶是沉静的，是经过风霜之后才有的那种秋红。

如果说湘江是一首浪漫绚丽的秋日长诗，橘子洲则是这长诗中最深沉、最壮阔的一段。橘子洲静卧于浩荡湘江之中，我更愿意称它“长岛”。毛主席在《七律·答友人》中写道，“洞庭波涌连天雪，长岛人歌动地诗”，岛如长长的彩带，飘于天地之间，如诗如画，灵动飘逸。在长沙求学时，我常步行于湘江大桥之上，也常对着长岛发呆。一代伟人曾在此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又击水中流，浪遏飞舟。斯人已逝，风范长存。

湘江往北，走三四公里便是月亮岛。这时节，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。水落石出，江清岸高，不必蹬水便可登岛。风从江面吹来，芦苇便齐刷刷地俯身，又齐刷刷地立起，像是在排练一场盛大的秋日仪式。杨树的叶子被秋阳镀得透亮，风一过，便簌簌地落下来，铺在沙地上，像碎金，又像信箋。沙鸥时而在低空盘旋，时而落在浅滩上踱步，偶尔一声清啼，划破江面的寂静。站在岛上，看湘江北去，秋水长天，我忽然想起伟人的那句感叹——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。是啊，芦苇在风中自由地摇曳，杨树在秋阳下自由地闪耀，沙鸥在



被誉为“中国四大名亭”之一的爱晚亭四周红枫绚烂如火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打卡。（资料照片）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

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内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（资料照片）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

天地间自由地掠过。而我们，正年轻。那一刻，这句话词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，而是落在了我心坎上，活在了眼前的秋色里。

不久前，我又一个人来到了橘子洲头。秋光正浓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，斑斑驳驳，飘在游人的肩头、发上，也落在毛主席青年雕像的

基座上。雕像静静矗立，凝视远方。我站在雕像前，忽然觉得它已与橘子洲融为一体，山、水、洲、人、天地绝配。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每次来长沙，我总要来橘子洲头走一走。不只是为了看秋景，更是为了在这里，与少年时代读过的诗词重逢，与那个在湘江边求过学的自己重逢。

今时的月光，曾照过苏轼的酒杯

卓志宏

法，先后被排挤出京。1071年，苏轼自请外任。离开京城时，昔日朝夕相处的满朝文武，仅杨元素一人前来送行。时值六月，炽烈的阳光，暖不了一颗人情炎凉的心。

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”

还是人间好。刚到密州时，龟裂的土地像被遗忘的拼图，蝗虫如黑色风暴席卷村庄、田地、山林。灾荒降临，饥民遍地。他组织百姓灭蝗抗旱，恢复生产，下令州府开仓赈灾，多方筹措钱粮救助弃婴，多次上书朝廷，减免赋税。很快，密州大地在他的治下一片生机盎然，安宁、繁荣——这是他满意的人间。

夜渐渐深了，同僚们回家了，酒意也渐渐散了。他从超然台缓缓起身，回到自己的卧室。月光也悄悄地跟了过来，转过朱红色的楼阁，低低地穿过雕花的门窗，照在他那张空荡荡的床上，照着他这个迟迟无法入眠的人。

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”

月亮啊月亮，你为何这样步步相随、不肯离去？你转过高楼，穿过绮户，偏偏来照我这一身孤影，满腹离愁。这一照，照得我心里发酸。本该是团圆之夜，本该是兄弟对饮之时，可他却只能一个人，在这异乡的光里，翻来覆去，睡不着。

他望着那轮圆月，忽然有些恼了。

“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”

月亮啊，你为何偏偏在人离别的时候圆呢？平日里你缺了又圆，圆了又缺，我从未怪过你。可今夜，我独自一人，漂泊异乡，兄弟离散，你却偏偏这样圆、这样亮，

亮得刺眼，圆得叫人心碎。你是在故意气我吗？你是在提醒我，人间有多少分离，天上就有多少圆满吗？

骂完之后，他忽然想通了。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

那一刻的苏轼，承认了世间的残缺，心里有了一丝安慰。世间的悲欢离合，月亮的阴晴圆缺，从古至今都有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情豁达起来。

豁达之后，美好的愿望涌上心头。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这句话打动了古今无数中国人，让后世所有中秋词都黯然失色。它说出了人类最卑微也最奢侈的愿望：我不求团圆，只求你平安；哪怕隔着一千里，只要我们都活着，看着同一个月亮，就够了。

那晚之后，苏轼继续做他的官。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越贬越远，越走越偏。苏辙也继续做他的官。兄弟俩此后再也没有真正长久地团聚过。

可那首词留下来了。

那些背井离乡的人，那些无法团聚的人，那些站在阳台上看着城市月亮的人，他们会自然而然想起，在很久以前，也曾有人在这样的夜里，想过同样的事。

那晚的月光，照过密州的超然台，照过苏轼的酒杯，照过他微微发红的眼眶。然后它继续照，照过汴京的宫阙，照过黄州的赤壁，照过岭南的瘴气，照过海南的椰林。

照到今天，照在你我身上。



万山红遍

刘代兴

公元1076年的中秋，密州的风已透出几分凉意。

超然台上，四十岁的苏轼与同僚们一边赏月，一边饮酒。皓月当空，清辉洒在静默的城墙，也洒在护城河蜿蜒的水面上。那晚他喝了不少酒。苏轼酒量极小，《东坡志林》曾交代过：“吾少时望见酒盏而醉，今亦能三蕉叶也。”蕉叶是当时最小的酒杯，三杯便倒。醉眼朦胧间，他抬头望见了那轮月亮。

那不就是眉山屋顶上的那轮圆月吗？

恍惚间，苏家老宅的木窗透出柔和的烛光，父亲苏洵端坐书房，手捧《论语》，忘情研读；他和弟弟苏辙列坐书桌两旁，安静地温习父亲布置的功课。父亲归乡守孝，趁此机会精心教育两兄弟饱读诗书，兄弟俩聪颖好学，学问日益精进。父子三人同屋共读的情景，多么难忘啊。

他放下酒杯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明月几时有？”

问得没头没尾。像是问天，又像是在问自己。同僚茫然。他便自己答了：“把酒问青天。”

十年前，父亲离开人世，苏辙便成了他最亲的人。可兄弟俩自七年前陈州一别，便像两片随风飘零的叶子，一个在杭州，一个在陈州；一个在密州，一个在齐州。他为了离弟弟近些，特意请求调任密州，可即便同在山东，兄弟俩仍然见不着面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把酒问青天。

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”

他望着那轮月亮，忽然想那月亮之上，是否也有宫阙楼台？如果有，那里今夜又是何年何月？人间是熙宁九年，可天上呢？天上是否也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，在这样的夜里，望着远方，思念着回不去的地方，见不着的人？

这句话问得天真，可天真里藏着深



沉的怅惘。他说的“天上宫阙”，未必只是神话里的广寒宫。那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——汴京的宫阙，朝廷的殿阁。那里曾经有他的理想，有他的抱负，有他想要一展身手的天地。可如今，那里离他太远了，远得像天上的月亮，看得见，够不着。

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”

他想乘风归去，回到那个曾经寄托理想的朝廷，可他又怕——怕那琼楼玉宇太高，高得让人心寒。熙宁年间的汴京，王安石变法正闹得天翻地覆，兄弟俩因反对新

秋日挽洲行

段淑芳

秋光正好，我与友人从市区出发，经过一小时车程抵达挽洲岛。挽洲，古名晚洲，它是湘江株洲段最大的原生态江心洲，位于株洲市渌口区龙船镇西南端，岛上居民300户，1100人。传说杜甫曾泊舟于此，写下《次晚洲》。这里还有千年古樟，有适合骑行和徒步的环岛观光步道，有特色民宿，能品尝到地道的湘江河鲜，还能吃到时令小菜。

挽洲岛四时之景不同，春有桃花灼灼，夏有瓜果盈野，特色辣椒品种王十万黄辣椒名传远近。待到秋至，则是另一番景致——大片芦花沿湘江铺展，风过处，絮白如雪，江洲秋意扑面而来，令人不由想起《蒹葭》中的水边秋意，只是此地不见怅惘，唯有江洲的疏朗安然。此时的挽洲，本身就是一首绝美诗词，令人心神荡漾，驻足流连。

来挽洲必会观赏岛上那树龄1000多年的系舟樟，两棵樟树盘在一处，枝繁叶茂，给挽洲的人们遮风挡雨，传说杜甫当年就在这儿停过船。我去看时，只见不少游人慕名而来，在树下流连忘返。

传说多半是真的，《次晚洲》是杜甫于大历四年（公元769年）春，携家眷沿湘江南下途经挽洲时所作，收录于《全唐诗》。

诗中“晚洲适知名，秀色固异状”一句，既印证了杜甫系舟的典故，也能感受到千年前杜甫眼中挽洲岛的秀美景致。虽是春日诗篇，却足以折射出晚洲山水秀色，千百年过去，秋日挽洲，依然不负“秀色固异状”的评价。

据传杜甫当时沿湘江行至株洲段时，共留下9首纪行诗，其中3首写于挽洲岛，除《次晚洲》外，还有《宿花石戍》《早发》。《宿花石戍》描写挽洲附近山野萧条的景象，结尾发出“谁能叩君门，下令减征赋”的疾呼。《早发》里一句“涛翻黑蛟跃，日出黄雾映”写清晨从挽洲周边出发的行旅情景，清冷的晨景里藏着漂泊的孤寂。

江水悠悠，古樟苍苍。当年杜甫泊舟晚洲，满怀羁离惆怅，心系中原苍生。而今秋满挽洲，芦花飞雪，洲上人家烟火安宁。一江湘水阅尽古今，秋风依旧，只是人间早已换了模样。

三省坡横亘在莽莽群山之间，层峦叠嶂，万壑凝翠，这座大山，是湖南通道、广西三江、贵州黎平三县侗族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。一山跨三省，三地共乡风，世代侗家人依山筑寨，隔岭相望，邻里和睦，守望相伴，娓娓诉说着湘桂黔一家亲的动人故事。

一个秋日周末，我与友人拾级登高，清风穿林，层峦次第铺展。登临山巅放眼远眺，千山连绵，云海漫卷，顿生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开阔胸襟。三省坡一山牵起湘、桂、黔三地，风物彼此交融，没有边界的隔阂，只有人心相通的温情。

侗乡四季风景各有韵味，春日山花最是动人。每到暮春，漫山杜鹃竞相绽放，“杜鹃花发映山红，韶光觉正浓”，一簇簇红花缀满山岭，灿若云霞。每到花开时节，三省乡亲相约上山，身着盛装，芦笙阵阵，歌舞同欢。待到秋来，繁花隐去，青山依旧苍翠，民族情谊在岁月里愈发醇厚。

远眺，满目秋意漫染层峦，山河次第丰盈。湖南通道独坡的草场自在安宁。漫坡青草随风起伏，牛羊悠然漫步其间，恍有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辽阔意境。生态畜牧扎根深山，漫坡牛羊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，把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安稳富足的好日子，村寨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祥和气息。

一山之隔，广西三江独侗茶园叠翠连绵。秋日洒落在层层茶垄上，茶香随风漫过山谷。茶农趁着晴好天气，采摘秋日新芽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”，一杯秋茶，凝住山间日月雨露。这片高山茶园孕育出醇厚的好茶，走出大山，成为乡村振兴温润亮眼的名片，惠及千家万户。

抬眼西望，贵州黎平洪州的山谷清幽静谧。依山构筑的民宿错落排布，白墙黛瓦掩映在青山林木之中，清幽闲适。当地依托秀美山水与浓郁侗族风情，发展文旅康养，迎八方来客进山小住，静赏秋光。把生态优势化为发展动能，让深山美景造福乡民。三地各展所长，种养兴家、茶香富民、文旅赋能，携手绘就边城振兴画卷。

秋山览胜，最动人的还是人间相逢。秋日登临三省坡的游人络绎不绝，老中青三代同赏一山秋色。白发长者缓步登山，细看山河新貌，感念时代变迁；中年游人结伴而行，闲话家常，沉醉山野风光；少年学子登高望远，观千山壮阔，立少年志向。游人欢聚在刻有“湖南、贵州、广西”界碑的山巅，不分地域，不分民族，笑语相伴，融融与共。

群山之巅，新风浩荡。一座座风电高塔矗立峰峦，巨大叶轮迎着秋风缓缓转动，借长风之力，输送绿色动能。古老侗乡的群山，遇上现代清洁能源产业，绿水青山在守护中焕发新生。

一山连三省，岭上聚同心。三省坡的秋，有层山叠翠，田园丰饶；有产业勃兴，乡风温醇。这里山水同源、人文相通，生动诠释湘桂黔一家亲的深厚内涵。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巍巍三省坡，静静守护着侗乡万家烟火。四季流转，山河长青，侗乡情谊绵长，乡村振兴的画卷，在这片沃土上徐徐铺展，生生不息。

